

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读 * 书 * 文 * 丛

给 一 个
青 年 诗 人 的
十 封 信

里尔克著 冯 至译

(京)新登字007号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叶 雨
宁成春

**Rainer Maria Rilke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GEI YIGE QINGNIAN SHIREN DE SHIFENGXIN

〔奥〕里尔克著
冯 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3.125印张 37,000字

印数 0,001—5,000

ISBN 7-108-00594-8/I·126

定价 3.20元



里尔克与他的夫人克拉拉·里尔克-魏斯特霍夫1904年在罗马合影

PLX 100 / 01



里尔克雕像，克拉拉·里尔克-魏斯特
霍夫1906年作

重 印 前 言

这本小书译于1931年，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十年。那时我为什么翻译它，在1937年写的《译者序》里已做了交代，这里不再重复。它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我收到几本样书，当时分赠友人，自己只留下一本。但它给我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回忆。

1939年我到昆明不久，就在《云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这本书比较深入的评论，过些时我才知道作者王逊是一位年轻的美术研究者，在云南大学教书，不久我们便成为常常交往的朋友（不幸他于六十年代在北京逝世了）。1946年我回到北平，听说某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很欣赏这本书，曾一度把它当作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很遗憾，我并没有得到机会认识他。最使我感动的，是友人杨业治在昆明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

曾将此书与原文仔细对照，他发现几处翻译的错误，提出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写在十页长短不齐的土纸条上交给我。这些又薄又脆的纸条我保留至今，但字迹已模糊，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五十年代，我在仅仅留存的那一本上边，把译文校改过一次。不料十年浩劫，校改本被人抄走，一去不回。

这些年来，先是绿原同志，后是沈昌文同志，他们都找到原书，各自以复印本相赠，同时舒雨同志读到这本书，对译文也提了一些意见；我得以在复印本上再一次从头至尾进行修改，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修改，改正了一些错误，填补了几处漏译，词句间做了不少改动，但仍不免存有六十年前文体的痕迹。

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内容有些地方我已不尽同意，校改也只认为是一个应尽的责任，不再有《译者序》里所说的那种激情。唯念及里尔克写这些信时，正是他在巴黎与罗丹接触后思想发生变化、创作旺盛的时期；对于我一向尊敬的、一个在诗的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正如《收信人引言》中所说，这些信“为了理解里尔克所生活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为了今日

和明天许多生长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

关于收信人的身世，我在《译者序》中曾说，“知道得很少”。现从里尔克的《书信选》（1980）“收信人索引”中得知卡卜斯生于1885年，是作家，曾任奥地利军官，1966年还住在柏林。——想他现在早已逝世了。

这次重印，附录除原有《论“山水”》外，另增摘译《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中的两段。

《论“山水”》（Von der Landschaft）写于第一封信的前一年，即1902年，本来拟作为作者1903出版的《渥尔卜斯威德画派》（Worpswede）一书的序言，但没有采用，直到1932年才作为遗稿发表。

《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是里尔克的一部长篇小说，从1904年起始写，1910年完成。这里摘译的两段反映了作者1902年初到巴黎时生活和思想的情况。

这两个“附录”都是译者译完了《十封信》后在1902年翻译的，曾先后在《沉钟》半月刊上发表过。

1991年12月4日

译者序

这十封信是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在他三十岁左右时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他一生写过无数比这十封更亲切、更美的信。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这都是青年人心里时常起伏的问题。

人们爱把青年比作春，这比喻是正确的。可是彼此的相似点与其说是青年人的晴朗有如春阳的明丽，倒不如从另一方面看，青年人的愁苦、青年人的生长，更像那在阴云暗淡的风里、雨里、寒里演变着的春。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漫长、沉重而更有意义。我时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面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凡河(Van Gogh)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窄的房屋，

中央立着一棵桃树或杏树，杈桠的枝干上寂寞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期的风雨，如今还在忍受着春寒，四围是一个穷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这是一个真实的、没有夸耀的春天！青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命无时不需要生长，而外边却不永远是日光和温暖的风。他们要担当许多的寒冷和无情、淡漠和误解。他们一切都充满了新鲜的生气，而社会的习俗却是腐旧的，腐旧得像是沾染了许多遍的衣衫。他们觉得内心和外界无法协调，处处受着限制，同时又不能像植物似地那样沉默，他们要向人告诉，——他们寻找能够听取他们的话的人，他们寻找能从他们表现力不很充足的话里体会出他们的本意而给以解答的过来人。在这样的寻找中几乎是一百个青年有一百个失望了。但是有一人，本来是一时的兴会，写出一封抒发自己内心状况的信，寄给一个不相识的诗人，那诗人读完了信有所会心，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仿佛在抚摸他过去身上的伤痕，随即来一封，回答一封，对于每个问题都给一个精辟的回答和分析。——同时他却一再声明，人人都要自己料理，旁人是很难给以一些帮助的。

可是他告诉我们，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一个个的人在世上好似园里的那些并排着的树。枝枝叶叶也许有些呼应吧，但是它们的根，它们盘结在地下摄取营养的根却各不相干，又沉静，又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欺骗和隐瞒的工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时，便会躲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所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

在这几封信里，处处流露着这种意义，使读者最受感动。当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读到这一小册书信时，觉得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一种兴奋，禁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为的是

寄给不能读德文的远方的朋友。如今已经过了六年，原书不知又重版多少次，而我的译稿则在行篋内睡了几年觉，始终没有印成书。现在我把它取出来，略加修改付印，仍然是献给不能读德文原文的朋友。后边附录一篇里尔克的散文《论山水》。这篇短文内容的丰富，在我看来，是抵得住一部艺术学者的专著的。我尤其喜欢那文里最末的一段话，因为读者自然会读到，恕我不在这里抄引了。

关于里尔克的一生和他的著作，不能在这短短的序中有所叙述。去年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时，上海的《新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为他出一特辑，读者可以参看。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已由卞之琳、梁宗岱、冯至译成中文，散见《沉钟》半月刊、《华胥社论文集》、《新诗》月刊、大公报的《文艺》和《艺术周刊》中。

至于收信人的身世，我知道得很少，大半正如他的《引言》上所说的一样，后来生活把他“赶入了正是这位诗人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所为他“防护的境地”了。

1937年5月1日

收 信 人 引 言

1902年的深秋——我在维也纳·新城陆军学校的校园里，坐在古老的栗树下读着一本书。我读时是这样专心，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位在我们学校中唯一不是军官的教授、博学而慈祥的校内牧师荷拉捷克（Horaček）是怎样走近我的身边。他从我的手里取去那本书，看看封面，摇摇头。“莱内·马利亚·里尔克的诗？”他深思着问。随后他翻了几页，读了几行，望着远方出神，最后才点头说道：“勒内·里尔克^①从陆军学生变成一个诗人了。”

于是我知道一些关于这个瘦弱苍白的儿童的事，十五年前他的父母希望他将来作军官，把他送到圣坡尔腾（Sankt-Pölten）的陆军初级学校读书。那时荷拉捷克在那里当牧师，他还能清

^① 里尔克少年时名勒内·里尔克（René Rilke）。

楚楚想得起这个陆军学生。他说他是一个平静、严肃、天资很高的少年，喜欢寂寞，忍受着宿舍生活的压抑，四年后跟别的学生一齐升入梅里史·外司克尔心(Mährisch-Weisskirchen)地方的陆军高级中学。可是他的体格担受不起，于是他的父母把他从学校里召回，教他在故乡布拉格继续读书。此后他的生活是怎样发展，荷拉捷克就不知道了。

按照这一切很容易了解，这时我立即决定把我的诗的试作寄给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请他批评。我还没有满二十岁，就逼近一种职业的门槛，我正觉得这职业与我的意趣相违，我希望，如果向旁人去寻求理解，就不如向这位《自庆》^①的作者去寻求了。我无意中在寄诗时还附加一封信，信上自述是这样坦白，我在这以前和以后从不曾向第二个人做过。

几个星期过去，回信来了。信上印着巴黎的戳记，握在手里很沉重；从头至尾写着与信封上同样清晰美丽而固定的字体。于是我同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开始了不断的通讯，继续到1908

① 《自庆》(Mir zur Feier)，里尔克早年的诗集，1899年出版。

年才渐渐稀疏，因为生活把我赶入了正是诗人的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所为我防护的境地。

这些事并不关重要。所重要的是下边的这十封信，为了理解里尔克所生活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为了今日和明天许多生长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

(Franz Xaver Kappus)

1929年6月：柏林

目 录

1	重印前言
1	译者序
1	收信人引言
1	第一封信
8	第二封信
12	第三封信
19	第四封信
28	第五封信
32	第六封信
39	第七封信
49	第八封信
60	第九封信
63	第十封信
66	附录一：论“山水”
73	附录二：马尔特·劳利兹· 布里格随笔(摘译)

第一封信

尊敬的先生，

你的信前几天才转到我这里。我要感谢你信里博大而亲爱的信赖。此外我能做的事很少。我不能评论你的诗艺；因为每个批评的意图都离我太远。再没有比批评的文字那样同一件艺术品隔膜的了；同时总是演出来较多或较少的凑巧的误解。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

我既然预先写出这样的意见，可是我